

李白的“突破”为什么好(一)

叶嘉莹讲诗词

杜甫曾经赞美李白,说李太白的诗“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我还引过清朝的批评家沈德潜对李白的赞美,说他的诗,特别是七言歌行体的诗,如同“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介绍中国诗的演变时,我说中国的诗最早是四言的,后来有了《离骚》,所以有骚体;有了《九歌》,所以有楚歌的体裁。后来有了乐府诗,乐府诗有的继承《诗经》的四言体,有的继承楚歌体,还有其后新兴的五言诗体,另外还有不整齐、杂言的体。李太白写得特别好的七言歌行大都是杂言体的,字句是不整齐的,没有一定的数目。从诗歌的形式来说,它是变化莫测的,可以突然间有一句很长,也可以突然有一句很短。

中国诗歌为什么最早形成的是四言?为什么汉朝以后五言流行,后来为什么又有了七言,而且为什么要注意平仄?因为中国的文字是单音节、单形体,所以念起来比较平,没有像英文那样一个字有轻重音,有很多高低抑扬。所以中国的诗歌就一定要注意语调,要给它建立一个韵律、节奏。隋唐以后流行的近体,是跟古体相对的。近体所形成的,就是律诗,还有绝句,“平平仄仄仄,仄仄仄平平”,这是律诗,绝句的基本格律形式。这种建立是大众化的,经过很多人试验,认为是一个最好的形式。如果不想遵循这个模式来写诗,要用一种变化莫测的、完全自由的形式自己独创,不是不可以。可是自己独创一定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真的有这种能力,真的能够掌握声律节奏的美。现在很多人以为写诗可以自由随便写,可是写出来的句子,不管是

文法上、韵律上、长短上,真的不美。
《远别离》在形式上的突破
李太白这个人,可以破坏,可以突破。李太白是不羁的天才,不喜欢受约束,所以他是突破的,要打破这个约束。可是李太白有资格打破,因为他掌握了更上一层,不是外表的模式,而是声律节奏之美的原理和原则,他知道哪一句应该长,哪一句应该短。

唐朝有一位写古文很有名的人,就是韩愈。韩愈写过《答李翱书》,是给他朋友写的一封信。信里说写文章“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里的“文章”是古文、散文。如果文气很强、很盛大,句子长短、声之高下“皆宜”,都能控制得当。李太白的诗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他完全不遵守固定的法则,完全自由,可他真是写得很好。

汉朝的乐府有杂言、有属于歌行体的诗,《远别离》是七言歌行的体裁,是乐府诗里不整齐的杂言形式。李太白不但在形式方面使用了乐府诗的杂言歌行体,而且题目也是古代的乐府诗题,古代乐府诗集里有一类专门写别离的曲子。古今中外很多流行歌曲都是如此,我很想念你,你很想念我,都是写别离的歌曲。自古以来,生离死别就比较容易引起人的悲哀感慨,所以竭力去写,有古别离、今别离、远别离、长别离、生别离,各种别离的歌曲。

古人如果写别离,可能真的就是写现实,说两个相爱的人现在分离了。李太白这首诗,形式上是乐府诗,题目是乐府诗题,但在内容

上并不像古代乐府诗,写离别就是离别,“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李太白在内容方面有很多喻托的深意,而且反映了当时一些政治情况,所以完全是他自己的内容创新。现在我们先把这首诗念一遍,它的句法和押韵都是不整齐的。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要注意押韵的字,“女”字古代本来可以通“汝”字,念“汝”音,是一个韵字。“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浦”字是韵字。“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女、浦、苦、雨”,都是押韵的。第一句“远别离”的“离”不押韵,“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这里是一个很小的停顿,只是一个小的逗点,“海水直下万里深”,后面就是一个停顿,“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不押韵,“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押韵。所以它都是有一个不押韵的停顿,然后一个是押韵的韵字。“我纵言之将何补”,“补”跟上一句的“雨”中间没有代表节奏的停顿,接连“雨”字就押了“补”字。

“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这里有一个停顿,“雷凭凭兮欲吼怒”,“怒”字是押韵的。“尧舜当之亦禅禹”,这里不押韵,“禹”字是押韵的。“君失臣兮龙为鱼”,这是一个停顿,“权归臣兮鼠变虎”,“虎”字是押韵的字。“或云尧幽囚,舜野死”,“尧幽囚”是一个停顿,到了“舜野死”换了韵了,之前都是押的“u”这个韵尾。“九疑联绵皆相似”,“似”中间没有一个停顿,“似”字是押韵的。“重瞳孤坟竟何是”,没有停顿,“是”字押韵,然后再换韵。“帝子泣兮绿云间”,这个换韵就押韵,“随风波兮去无还”,“还”字是押韵的。“恸哭兮远望”,“望”字是一个停顿,“见苍梧之深山”,“山”字是押韵的。然后再换韵,“苍梧山崩湘水绝”,“绝”字是押韵的,“竹上之泪乃可灭”,“灭”字是押韵的。所以你看它完全是不规则的,有的是接连押韵,有的是隔句押韵,有的中间忽然换了韵,变化非常多。“女、浦、苦、雨、补、虎”,是一个韵;“死、似、是”是一个韵;“间、还、山”是一个韵;“绝、灭”是一个韵。

(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



春雨

春天的诗(外一首)

肖光毅

深一脚浅一脚的春夜,
走一步一回头的春夜
限制了一个人与一棵树的交谈
限制了山脚下所有窗户里流淌的电波
“请允许哭一场”
我开始抽噎,云层越来越厚,天色越来越暗
我的泪水越来越止不住
从天而降的风尘与旧事在面颊
在厚厚的镜片和挡风玻璃上,
奔涌
音声越来越大,偶尔会有闪电从房顶划过
他说看不清路了,赶紧打开暖风和雨刮

花事

一个去处,一个名字,
那里的风景
不一定是名胜
要贴切,要温和,
最重要的是要真,要诚
要确实喜欢,要自然而然地简单,要朴素
比如一座山村乡镇
好,靠风是吹不起来的,
靠词语是堆不起来的
已经盛开了的
比如一万亩油菜花并非一朝一夕地浪得
它们昂首挺胸,齐刷刷地携着蜂群
向泉水流淌的上游挺进
而一小片桃红,只能冒着凋零的危险
在春天的弯道上,迂回



春暖花会开

周善梅

去年腊月初,在直播间买了束腊梅。花到家,其实就是一把干树枝,仔细看,树枝上面有不起眼的小芽。可卖花的人说,腊梅在过年的时候会开。看着那繁花锦簇的样子,心神也禁不住荡漾在春天。把花枝根部剪掉,插在花瓶里,摆在桌子正中。

等了二十来天,气温也是一惊一乍,忽高忽低。等来了年,却还没等到花开。一大家人家聚会,桌子派上了用途,看着不争气的没有半点动静的干树枝,差点扔在了垃圾桶。但还是迟疑了三秒,再等几天,万一就开了呢。于是将花瓶换了水,放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之所以对那瓶花心存幻想,冥冥之中觉得它和母亲之间具有某种生命的联结。

母亲患慢支炎五十几年了,一遇上冬天就最难熬。尤其是去年,其间住院门诊输液都不见好转。二十九那天又狠了,喘的声音像豹子,一阵咳半天缓不过气来。最恼火的,她天生一副犟脾气,说什么都不肯进医院,家里预备的氧气也不用。

子欲养而亲不待真是人生最无能为力之事。要做到孝顺二字实属不易,哪怕是愚孝。万般无奈,去药店请张医生配了颗颗药,张医生千叮万嘱一定要送医院,颗颗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感谢张医生的妙手回春,也感谢母亲独立而倔强的个性,更感谢母亲家族强大的长寿基因,正月初三一大早,母亲就打电话说,她突然就不喘了,只是觉得全身乏力。我们都赶紧上去证实了一遍。本来准备送她到医院的,这让我们全家大喜过望。她病着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愿望,她好了意味着我们可以有多个想法可以去实现了。

这才想起被我忽略多日的花瓶。好几天不见,干树枝上竟开出了许多粉色的花苞。欣喜之余,又忙着剪枝,忙着换水,又重新移到桌子的显赫位置,白天还搬到阳台上晒太阳。随着气温渐暖,我的腊梅就要花团锦簇了,加入百花争艳的春天,即使它不属于这个季节。

从心底里感谢春天。感谢它温柔中的力量。更感谢你,让一切的生命都怒放。



小城的春天

卢先庆摄

《开山人》带来的震撼

许先尧

的视觉冲击力。而另一个镜头则是夏庄小学的孩子门反复地吟唱着《愚公移山》画外音,黑板上写着几个大字“大人修路为我们,我们读书为下庄明天!”孩子们的诵读声飘荡在下庄的上空,这一切都似乎在激起了夏庄人修路的决心。

毛永福是故事的主人公,也是地地道道的夏庄人,生在夏庄、长在夏庄、爱在夏庄。作为夏庄主心骨的毛永福,他的几次哭,让人揪心,也让观众们从内心感到极大震撼。

面对乡亲修路准备前的犹豫,“黄老二”却要带领乡亲们外出打工,毛永福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在下庄村委会的院坝里,父母因砍柴从岩上摔下死亡的七岁孤女第一个举起了双手,接着乡亲们一个个犹豫的手举起来,然而村里几个仅有的劳力却要跟着“黄老二”走,一心要带领乡亲们修路致富的毛永福认为他在拆台,一怒之下掀了桌子,与他扭打起来。他竭力与之对抗,眼看修路的愿望又要落空,并不惜用一场角斗来解决乡亲们内心犹豫。“黄老二”走了,只留下满脸愁苦的毛永福躲在墙角里,他把心里的苦硬生生地压在心里,没敢大声地哭出来,为夏庄世代代曾经遭受的苦难,为那些为生活砍柴不惜掉下悬崖的几十条生命,这个硬汉子,显得那般忧郁而深沉。他的心里在呐喊,“为了下庄的明天,我们这辈人一定要修路,这辈人修不通,下辈人就接着修,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要想法打通外面的世界。”这是一个男儿要改变命运,寻找出路的壮举。他的肩上,有这比这天坑还深的压在下庄人

身上的苦难,他的肩上扛着世代代夏庄人走出大山的希望。

毛永福的第二次哭,是在茂才被巨石砸下悬崖时。面对修路中的重重困难时,他所带领的这群人,没有退缩,硬是向绝壁和悬崖挑战。

村民们腰上系上长绳,徒手爬上悬崖,就象猿猴一样在悬崖上晃荡。他们抠出一个立脚点,挥舞大锤,悬空钻凿炮眼,装上炸药点燃导火线后,赶紧找个地方躲避,以防被飞石击中,开山的壮举在悬崖峭壁间一阵阵爆破声中推进。没有什么困难能把他们吓到,每一寸前进都是意志的比拼,每一尺都是生命的宣战。然而突出其来的山体垮塌,一块块巨石瞬间落下,忙着清理石块的茂才竟被砸到了万丈悬崖之下。平时偷懒的有财此时竟然吓得目瞪口呆,乡亲们一个个下跪在山梁上。这一时,唯有山风吹过阵阵哀鸣。

当夜幕降临,他和乡亲们从碎石堆里抬回茂才的身体。影片用特写拍摄了他的脸,一张铁青的的脸,泪花不停地打转。他坚强的内心也似乎被击碎了,“多么好的兄弟啊,为修这条路竟然彼此再也够相见。厄运为什么来得如此突然,在与自然抗争的路上人又为何如此渺小。”而当茂才奶奶主动献出自己的寿材,毛永福竟然不由地双腿下跪哭起来。这是对茂才逝去的悲痛,更是对乡民的全力支持的敬重。影片情节的铺排全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找不到一丝的虚情假意。

“黄老二”的离去,毛永福第三次哭了,这是影片主人物情感的集中爆发,也是最打动人心的

细节。“黄老二”头戴安全帽、身背凿岩机,身后还跟着六个同样披挂整齐的外出打工的下庄人。“黄老二”的出现,不仅带来先进的机械设备,还带回新的理念,有如何使用安全帽以及悬崖攀爬的技巧,还有如何操作凿岩机的技术。这个曾经与他做对的人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修路的行列。在修路的最艰难的时刻,是“黄老二”给了最大的支持。两人奋勇争先站在最危险的地方,他们彼此鼓励又相互惦记着对方的安全,绝壁之下,长绳下的勇士为了能接近岩体,试图数次才成功。影片在此采用累积式画面复现,在视觉上强化换面的感情冲击力。险峻的绝壁、晃荡的绳索、人物的抓蹬动作连在一起,速度越来越快,造成了险象环生的气氛,观众在此也不得不将心提到嗓子眼上。而正当冲击的钻头钻出一个个炮眼,突然的岩石垮塌,山崩地裂,地动山摇,画面紧紧地抓住观众,极力渲染恶劣的环境和二人相互配合完成任务的壮举,突出人物敢为人先、不怕牺牲的精神。当两人封锁在狭窄的山体中,等待他们的仿佛是死亡,在生死的面前,一切恩怨都烟消云散,看似轻松的谈话却让人感到是那样的沉重。

影片最后呈现了毛永福站在山梁上望见天路修通的场景,他的脸上似乎见到了一丝笑容,他知道在夏庄未来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曾在下庄呆过一个星期,走访了当地的村民。当走过鸡冠梁,走过一个个农户的家,我内心一次次地被震动。真实的生活、感人的细节、揪心的冲突、熟悉的乡音,加上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契合主题的音乐,一个英雄群体的像,向观众奉献出一份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伟大力量。

